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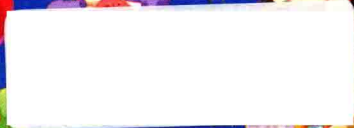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那夜的赚人热泪，
 纯属这位大魏皇帝一时的癖好发作而已……

就是皇后

JTUSHI
HUANGHOU

皇上，爱我你就大声点！

于晴 著
YUQING
WORKS



“小透明”徐达这辈子干过**最大胆**的事情就是

看上了未来的皇帝，
 >>> 顺势爬上了他的**龙床**

皇帝大人做！娇！了！

“成了我的人，竟然为了别的男人奔前跑后！” / “这个展开，朕不接受……”

台湾言情大神**于晴**
 最受读者期待作品
 桃之天天独家版权引进

千里追夫，
 始于足下

追男行动不能少，
 追男口号喊得好！



这个皇后
 好奔放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宣皇后口谕：皇上，爱我你就大声点！



 **广东旅游出版社**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就是皇后 / 于晴著. —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
2016. 7

ISBN 978-7-5570-0387-6

I. ①就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3143 号

版权登记号: 19-2016-050

出 版 人: 刘志松
总 策 划: 邹立勋
责任编辑: 梅哲坤
文字编辑: 刘 婷
版式设计: 黄 芸
封面设计: 陈 佳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 邮编: 510180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9 印张 227 千字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0 册

定价: 27.00 元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楔子 /001

第一章 芳心暗许谁 /005

第二章 诱饵 /021



第三章 同心结，结同心 /036

第四章 惊变 /053

第五章 身似浮萍 /068



第六章 远行 /084

第七章 故人再相逢 /103

第八章 新生活 /125

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九章 但愿君心似我心 /144

第十章 假死 /138

第十一章 宫变 /172



第十二章 长相守 /189

第十三章 得床之行 /203

第十四章 当归 /224



第十五章 金刀皇后 /244

第十六章 大结局 /264

尾声 /281





现在唱的是哪出戏，可否有人稍微提点一下？

满屋子伏跪在地的西玄官员一头雾水，暗暗理了理这几日发生的事情——

西玄的徐达在大魏急病而亡，都入棺躺灵堂了，天一亮，送葬队伍就要出发回故土了，偏偏在这大半夜里，大魏太子出现了。

他一入四方馆，未走正厅，反倒一路走进偏厅。

偏厅……是灵堂啊！

伏跪在地的西玄使节抬眼偷觑，那一身锦衣的大魏东宫太子自眼前走过，衣着不见凌乱，连鞋子也干净得紧，就是脸色异常地白，连眼珠子也是血红的。

“殿下，于礼不合啊……”他低语，见这位太子殿下并没有停步，不由得暗自哀号。

他明明是快要登基的天子，自愿来触霉头也就算了，但有没有想过他们这些底下人？要是闹出什么事，他这个西玄驻大魏的小官员怕是也要掉脑袋了。

“殿下。”灵堂旁站着的唯一女子微微欠身。



年轻的殿下目光扫过这女子，他声音略哑。

“徐学士来得真巧。”

“徐达一生顺遂，临死前有亲人在旁送终，去时也无疼痛，也是老天给她的最后的福气。”徐学士不疾不徐地答着。

“这就是她的顺遂吗？”他停顿半晌，才又道，“与徐达的最后一面，本王还见得到吗？”

“棺木未封，殿下想见自是见得的。”语毕，这位徐达的胞姊徐学士撩起白幔，往后面走去。

他紧跟着入内。

上等棺木就在眼前，棺盖尚未封起，他跨前一步，棺内果然是徐达。

他伸出手，想触碰徐达，有人隔着袍袖轻轻地拉住他的手腕：“殿下，舍妹死前未论婚嫁，死时尚是清白之身，虽说这在西玄人眼里是件丢脸的事，但也不能让她在死后遭男子触碰，请殿下自重。”

他不理，挥袖推开，摸上棺里熟悉的面颊。那脸颊微微地冷、微微地硬，如死尸一般……他将指尖移向徐达鼻下，她确然已无呼吸。

“急病而亡？”他沙哑地问。

“这两日得了风寒，她未去看大夫，没想到病情加重，就这么突然走了。”

“是吗……”他目光片刻不离棺木里的人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轻声地问，“她想葬在西玄？”

“这是她的临终遗言，天一亮就出发，日夜兼程。”

“日夜兼程也快不过尸身腐烂。”他淡淡地说着。

“殿下不必担心，舍妹棺木夹层放有寒玉，可保尸身三十天不坏。”

他闻言，深深地看向这个西玄宫中女学士。良久，他才哑声道：

“三十天？三十天出得了大魏边境吗？”

“徐家的子孙必须葬于西玄。出不了边境，便落地火焚，由徐回引路，徐达定能归乡。”徐学士指向角落里那名始终没有跪下的少女。

李容治顺着看去，果然是徐达之妹徐回。

他眼色遽冷，道：“徐直、徐回竟一块在大魏现身，真真出乎本王意料，连阴间路的小将军都来得如此凑巧了。”目光落回尸体上，他咬牙道，“徐达，你当真绝情，连死后都不肯留在有本王的土地上吗？”

他得不到回答，该回答他的人死了，不该回答的也齐齐跪在地上不敢答。

“殿下，封棺时辰到了。”

他动也不动，指腹来回抚着棺内徐达的墨发。

“殿下，封棺时辰到了。”

他慢慢俯下头，吻上徐达冰凉略硬的唇瓣。

“殿下！”徐学士蛾眉微皱。

他直起身，正欲开口，忽地有淡淡鲜血从嘴里喷出来。棺木上溅满猩红，连棺木里的尸体都被溅上血珠。

“殿下！殿下！”原本肃静的灵堂刹那炸开了，伏跪在地的官员们有的连声急叫“快请御医”，有的大喊“阻止殿下”，人人皆是面露惊恐，手足无措。

李容治不看徐学士，也不看厅内官员，就这么直勾勾地望着棺木里的红颜尸身，厉声喝道：“从今天开始，西玄徐达就是本王李容治的王妃。今日的太子妃，明日就是大魏皇后，谁有本事自本王眼皮底下带走太子妃，谁敢带她离开大魏土地？”

众人皆傻眼。

满室俱静。

谁也没有料到，就在这一夜，那么巧有位来访的闲客以眼睛记录了





这一切，又那么巧，他未来得了个史官的职位。

数十年后，当他白发苍苍时，他摇着羽扇，惆怅着。当时他觉得这是一段真挚动人的感情，后来一数这位大魏皇帝大半生的不良记录，这才发现原来当夜的他感动得太早，那一夜，纯属这位大魏皇帝的“癖好”发作。



她的名字叫徐达。

仅徐达而已。

天下生四国，西玄与大魏、北塘、南临土地相连，民风彪悍，以展现自我才能为傲。达官贵族的子孙若有才者，自称前喜加“西玄”二字，久而久之，这成为西玄一种引以为傲的惯例。

例如，西玄徐直，例如，西玄徐回。

非才能出众者，是万万不能加“西玄”二字的。

例如，徐达。

徐达出身名门世家，七代祖先个个轰轰烈烈，不是成为了西玄殚精竭力、死而后已的朝中栋梁，就是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边疆猛将。

某位皇帝爷曾偶然提及——徐家女子入后宫仅为朕一人得之，乃西玄之憾也。从此徐家女子不封妃，不论男女，不出意外，生死性命尽献西玄。

直到徐达出生。

那年她五岁，正逢西玄各地算命看相的神师齐聚京师之盛况。西玄对神师很看重，他们笃信人一生该有的灿烂辉煌，早在生命诞生的那一



刻起，就已记录在骨髓灵魂里。

徐长枫与其他西玄人一般，趁着长女徐直生日那天，广邀神师前来为徐家的新一代算命。

每个受邀的神师在算出长女徐直的命盘后，取过笔墨，洋洋洒洒地写满一张白纸。徐长枫一扫过后，看了长女徐直一眼，微微一笑。

“想必大小姐前程不可限量吧。”宾客中有人笑道。

“能为西玄尽忠，是直儿的福气。”

接着，在诸位神师算过幼女徐回的命盘后，徐长枫接过那仍是写得密密麻麻的纸，眼里闪过惊讶，看向小徐回。

“这三小姐的未来……”

“哈哈，不可说、不可说。”虽是这么说，但徐长枫的眼角眉梢都是满意的笑。

当他接过写着次女徐达的那张纸时，微微觉得奇怪，神师这回写得倒是很快……

轻薄的纸上，只有两行话。

还是他们硬拆开来，才凑得好看的两行话。

当下，他面色一变，连连看了在场九位神师的测算，皆是大同小异。他下意识地瞥了眼五岁的徐达。

徐达心头一跳，也跟着下意识地回避父亲凌厉的目光，很想退到徐直跟徐回的后头，不惹人注目就好。

宾客间有人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出面缓颊道：“西玄神师向来不说谎，但眼前的都不算顶尖的。徐大人，要论西玄的顶尖神师，那非袁图大师莫属了，听说他现在也在京师，不如……”

说曹操，曹操还真在门外等着了。徐长枫早就送帖子给这位白发神师，请他过府一聚，见他姗姗来迟，不怒反喜。当年还是这位袁图大师将他的一生料得奇准，连他会有三个女儿，不多不少都说得精确。

“我事先已将三位小姐的命都算过，现在是专程来看三位小姐长相如何的。”这位大师笑道。他走到长女徐直面前，语露赞赏道，“大小姐有当世男子的长才，其性果决，若走文路，将来必得皇上重用。”

“正是。小女素不喜武，两个妹妹还在背诗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懂得写文章了。”

徐长枫听大师细数长女之才，未来前程是光明灿烂，留名青史诸如此类。

袁图大师又转向幼女徐回。

他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，叹道：“阴间将军，非此女莫属。”

此话一出，众皆哗然。

徐长枫掩不住喜色。先前诸位神师所写都很含蓄，唯独袁图一口揭破，让他大有面子。西玄的上一任阴间将军在五十年前年仅二十五岁便已逝去，这虽然是阴间将军的宿命，但，如果徐家能出一名阴间女将军，绝对是徐家的无上荣耀。

徐长枫赞许地看了眼幼女徐回，转向徐达：“达儿，过来。”

徐达心里百般不情愿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前。

“袁图大师，这是次女徐达……”

袁图在看向徐达时，面露古怪神情。

徐长枫淡淡地扫过徐达，道：“大师直说无妨。”

“大人……何不私下说？”

徐长枫当下脸色微变，见到宾客个个好奇不已，又强自笑道：“无妨无妨，大师尽管说吧。”

“只有四个字。”

“四个字？”徐长枫诧道，比两行更短？

“二小姐一生，平顺、温良。”



春风正甚，吹起浅浅沙土。

锦衣青年以宽袖遮风，撩起红幔，走进红色的雅棚笑道：“容治兄，可否借小弟搭个位看角抵？我那儿正迎风，弄得一鼻子灰呢。”

叫李容治的青年雍容尔雅，含笑道：“西玄童谣笑称春天的风像闹脾气的孩儿，果然不假。临秀，还不快替北塘王爷搬把椅子。”

这间棚子是大魏质子李容治所有，来访的是北塘质子温于意。

天下虽然主分四大国，但也有边旁小国在夹缝中求生存。自百年前四国主张以交换质子换来和平，如今的西玄京师有来自各国的质子，其他小国的质子自然不如四国质子受礼遇，而大魏与北塘正是四大国中的两个。

西玄皇族、百姓极喜角抵，时常一场赛事能造成京师万人空巷。今日的角抵赛将为连日的比赛画下句号，内围的棚子都被皇族占去，外圍才是一票难求的百姓区。侍从临秀连忙搬来椅子，放上锦垫，送上新茶，不敢怠慢。

温于意笑着撩袍坐下，懒洋洋地道：“听说上个月容治兄府里遭了贼啊，这贼厮误杀你府里侍从，眼见逃不了，最后就咬舌自尽了，是不？”

“什么事都避不开你的眼。”李容治亲切地微笑，转头对着临秀道，“风停了，把幔子打开吧。”

挡风的红幔被拉开，由这角度望出去，正是观看角抵的最佳视野。

“两个大男人光着身挤来推去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”温于意嘴里说着，但仍是兴致勃勃地看着，同时下了句评语，“若是西玄女子玩角抵，那会大有看头。本王必会欣赏，次次都不错过。”

李容治只是微微一笑。场中的肉体相互角力，壮汉忽而抓住对方漏洞，借力托起那庞大身躯抛了出去，大喝：“下去！”

一时之间，只见场中黄沙滚滚，振奋人心的鼓声响起，百姓激动得

鼎沸了。

李容治虽然很捧场地观看，但这样的暴力与他本性相违背，没多久他就心不在焉了，有时还不忍地别过头去。

棚子里的仆役彼此对望一眼，暗暗感慨自家主子果然是个面善心软的好人。

北塘温于意嘲讽一笑，东张西望一番。场子旁有个佩着长刀的眼熟人影，他美目一亮，笑道：“容治兄，你瞧，那是谁？”

李容治顺着看去。那身影他太熟了，这两年他们时有交集，交情也甚好，见她，他就感到愉快。他笑道：“原来是徐二姑娘。”

“是啊，难得见徐达出现在角抵赛上。这般远的距离，你猜我是怎么认出来的？西玄姑娘喜穿曲裾深衣，虽是半分不肯露，但那腰身显得极美，她衣摆上没有任何凤凰绣纹，这正是本王认出她的关键。”温于意正以欣赏美人的角度看徐达。明明那腰身在深衣裙摆下行走都如此美丽，怎么没个男人察觉呢？

温于意再道：“人人都道本王府里的美人们都是西玄数一数二的美人，可照本王来看，她们美则美，穿上西玄衣裳是美极，但脱光后……，倒是徐达，她脱下这骗人的衣裳后……”

李容治淡淡地瞥他一眼。

温于意讶了一下，拿扇子敲了下嘴：“是本王一时失言。”他语气真诚，让人真的相信了他是不小心说出口的。

李容治笑道：“二姑娘是个很好的姑娘，王爷以后说话要小心了。”他回头看下棚内的仆役，柔声道，“今天什么话都没听到，懂吗？”

众仆皆称是。

“唉！”温于意感叹道，“说起来时也、命也、运也，是不？容治兄，你是德晋二十三年来的，恰恰晚上我两年，没赶上当时的好戏。那



年徐家的邀帖送到我手里，我爱热闹就去了，顺道看看这个西玄徐家到底怎么回事。当老袁图说出徐达一生平顺、温良时，我往徐长枫面上瞧去，啧啧，他的脸简直都泛青了，可怜当时小徐达连吭声都不敢呢。”转眼间她就变成美人了啊！温于意连眼里都是笑意，直直望着那个环臂观看角抵的美人。

李容治不置可否，与他一同望向徐达。

温于意舀起桌上方盘里的蛤蜊汤喝着。他咂咂嘴，笑道：“平顺、温良，不管在大魏或者北塘，这对女子来说都是好事，坏就坏在她出身西玄。西玄笃信浴火凤凰，徐家历代子孙哪个不是能人之辈？那些神师说话也不看场子，非要毁了小姑娘一生不可。她命中注定平稳不出奇，其性优柔寡断，非但不是才能出色之辈，连那凤凰的边都沾不上，真是个小十足的小可怜。”

李容治眼眉略略挑起，仍是没有接腔。

忽地，徐达对上温于意的目光，他笑着朝她招招手，要她过来寒暄几句。也不知从何时起养成了习惯，这两年见到徐达，他总要跟她说话，心里才快活些。

他瞟瞟李容治，李容治也没反对他招徐达来。聪明人都该与徐达保持友好关系。

徐达官任职凤羽令，俸禄比千石，虽然职称很好听，但其实西玄皇帝为此烦恼过一阵。京师算是皇族大本营，个个职官都是精挑细选的，岂容任何不适任者插入。她偏偏又是徐家人……于是西玄皇帝硬生生地另设一个不怎么重要的职位，凤羽兵卒专司京师质子府间小事，例如月前有不识相的小贼爬进大魏质子的府里，凤羽令徐达正好在里头吃饭，及时护住李容治，那贼才误杀大魏侍从后自尽。

又如上个月，北塘质子温于意自京师某大户后花园翻墙逃出，好不容易一个人却衣衫不整，浑身都是脂粉味。那后花园恰恰紧连大户宠妾之

房，当时徐达正好在树下躲雨，他这一跳差点压死她。

于是两人相看无语，最后由负责质子“家务小事、人身小安全”的凤羽令徐达硬着头皮出面调解。温于意名下账目顿时短少两千两玄币，那名宠妾就这么欢天喜地进入北塘质子府，成为第十八位夫人。

凤羽郎专干这种众人眼里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平日归在维持京师治安的执金吾秦大永名下，若京师有治安上的大事件，只要凤羽郎当期无事者，也要一并支援。

“你可曾发现，自徐达任职凤羽令，少有质子出事？”温于意状似自言自语着，那声音刻意地压低，不教那些仆役听去。

正喝着茶的李容治一顿。

“许多事就是这么神奇，一个命中平顺之人竟也能让身边的人平顺，容治兄，你是否也觉得不可思议？”温于意笑着，又感慨，“唉，美人啊美人，为什么你叫徐达呢？”

正弯身入帐的徐达闻言，笑道：“母亲赐的名，徐达也没办法更改啊。”

“你要不是徐达，我早将你迎回家了。不然，你变丑些也好，我就不会时时有这念头。”言下大有惋惜之意。

徐达面皮一抽。每次北塘这位质子王爷见到她，总是说着这样暧昧的言辞，她也只能充耳不闻。

“二姑娘辛苦了。”

徐达转头对上李容治温煦的问候，打心里乐了起来。她笑眯了眼：“不辛苦，不辛苦，这都是卑职的分内之事啊！”

温于意见状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秦大永呢？这场角抵赛事的观者几乎是以西玄皇室为主，他不来盯着行吗？”

“嫂子产后受了风寒，反反复复病着，前几天跟宫里请了假，陪她两天。”



温于意扬起墨眉，仔仔细细地看着她带笑的面庞：“生的是男是女？”

徐达诧异地看他一眼，答道：“男的。”

“你去瞧过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徐达，听说秦夫人不怎么喜欢你，是不？”

徐达一怔，随即笑容满面道：“这世上怎么可能有每个人都喜欢的人呢？”

李容治不动声色，转头对着仆役温声道：“你们先下去备轿吧。晚些赛事一结束，人群必挤得可怕，不如先行离去吧。”

徐达立时双眼发光，感动地望向李容治，要是她有尾巴，此刻她早就摇尾讨好了。

待到仆役都出去了，温于意才不以为然道：“容治兄倒是会做好人，我也不过是暗指相貌清秀的秦夫人妒忌徐达的美貌罢了，你们都想到哪儿去了？”

李容治眼儿弯弯，笑道：“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要是他们误以为二姑娘喜欢执金吾，岂不坏了她的名节？”

徐达张口欲言，温于意再懒洋洋地道：“就凭他？论相貌、论家世、论学识，他不及本王万分之一。就连容治兄……”他打量着坦然的李容治，“除了身子比我清白外，也没哪点比我强啊！”

徐达眼观鼻，鼻观心。以前她不知道质子间怀着怎样的心思，但自两年前她上任，与质子府接触多了，发现质子王爷们表面上都很好，私底下再怎么有敌意，台面上都能做得跟真兄弟似的。

当然，大魏质子王爷李容治除外。他是她见过的脾气最好的一个质子……不，应该说他品性温润如玉，其性高洁，如芝兰般美好。他没有尖锐的角，只有春风拂面的温柔，教人安心，不用防备，是她所识的男